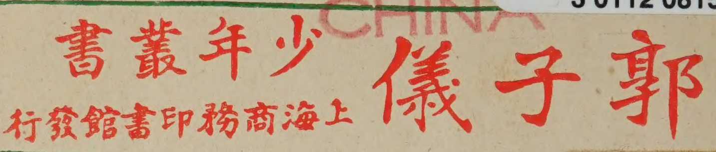




少年叢書

郭子儀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叢書 郭子儀目次

少年叢書

郭子儀

第一章

總論

賢人傑士必待明君在位。然後出仕。以行其道。此古人所以視聖主賢臣。一時遇合也。漢王褒有聖主得賢臣頌然歷數專制之史。明君不常有。必待明君在位。而賢人傑士始肯立於其朝。則亦太隘矣。孟子謂伯夷隘以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也且時亂主暗。急需救國之臣。猶之錯節盤根。方資鋒利之器也。古之大臣。有立身於庸暗之朝。而言聽計從。相得益彰。因以成其蓋天之勛者。則莫如唐郭忠武王子儀。

郭忠武之威名。爲婦孺所共知。顧多謂忠武際國家多難之秋。天子不得不恃武臣以立國。故忠武握兵自重。而身名俱泰耳。今卽其遺傳而攷之。則知忠武一生所遇。皆極艱難困苦之境。顧能化險爲夷。化危爲安。而出其百戰之勛。再造唐社稷。封王晉爵。大富貴亦壽考。唐人小說載子儀見空中雲成五色現大富貴亦壽考六字爲間世一出之名人者。惟恃忠

誠而已

古之大臣得君甚專且久用是以身許國發舒抱負不以讒慝短其氣不以投閒墮



陸忠宣公

其功者惟管仲之於齊桓諸葛武侯之於後主夫齊桓英主故能毅然決然以任管仲而豎刁、易牙、開方、（三人皆桓公之嬖人）不能惑武侯在蜀權集於己德孚於民雖以後主之庸故亦拱己以聽不為黃皓（後主時之宦官）所誤而武侯能以功名終若子儀之所遇者為唐肅代德三宗事急則求良將亂平則近小人既無齊桓仲父之知（齊桓尊管仲為仲父）復無後主丞相之敬（後主常稱武侯為丞相而不名）同時如陸贄（字敬輿諡忠宣浙江嘉禾人）之賢而不見容李泌（字長源唐之宗室也）之智而不終用獨子儀終身無所忤夫豈偶然之遭遇也哉

人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莫如蜀漢諸葛公廓然大公與世無競莫如北宋司馬公（名光字君實謚文正河南溫縣人）是二人者一則忠之至一則誠之至也郭忠武實兼而有之夫忠信可及蠻貊至誠可感金石而況於人主乎彼之位極人臣而主上不嫌其逼功蓋天下而中外不疑其叛者皆此忠誠之氣有以感之也

我國大一統之朝聲威著於華夷者厥惟漢唐而唐尤盛太宗以曠世之才東征西討北至蒙古南至安南東至遼東西至青海唐以前之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爲中國患者皆一一收爲藩屬效順如犬羊卽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至於玄宗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五十六（唐以都督刺史所治之州府號爲羈縻言不能使之改化僅羈縻之而已）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中外一家此爲極盛然夷狄之人往來無阻因以窺見中朝之治亂而生其野心有唐中葉之禍從此作矣忠武適於其時應運而生中國人民因以免亡國亡種之慘其關係豈不大哉

批評

子儀所遭之時勢。尚未至十分棘手之時。彼以武人起家。亦未嘗有避世之志。及建立功名之後。懼爲魚朝恩、程元振、元載、所害。始有引退之心。然卒亦未退。魚朝恩、程元振、元載見其功高忌之。子儀却始終未與若輩結納以求免禍。而禍亦未及。蓋其一生。待人接物。無非忠誠。故雖奸如魚朝恩程元振元載暗如肅宗代宗德宗。亦皆爲其所化。吾人卽不能冀公之功業。何弗先學公之忠誠。

本章言「今卽其遺傳而攷之。則知忠武一生所遇。皆極艱難困苦之境」此蓋兼個人與大局而言。個人之行爲。不諧於俗。既如上述。而當時之大局。則安祿山反。而兩京陷。史思明反。而河北失。吐蕃回訖入寇。而西京又失。國家存亡。間不容髮。使公圖一己之安。削跡而去。則誰以一身。繫朝野之望乎。若李泌則不然。忽來忽去。惟欲自全其身。而置國家於不顧。才優於德。不及忠武多矣。

唐天寶後。以十節度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兹(讀如邱慈)城。今新疆庫車是也。北庭節度。防制突厥、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今吐魯番是也。河西節度。斷隔

吐蕃、突厥。治涼州。今甘肅武威縣是也。隴右節度。備禦羌戎。治鄯州。今甘肅西寧是也。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今甘肅靈縣是也。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是也。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今直隸順天是也。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今直隸永平縣是也。劍南節度。備禦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今四川成都是也。嶺南節度。綏靖夷獠。治廣州。今廣東廣州是也。又有經略使三。以防海寇。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經略。萊州領之。東牟經略。登州領之。此唐治外之大略也。

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每道置采訪使。十五道者。京畿、（治西京今長安）都畿、（治東都今洛陽）關內、（京官遙領）河南、（治汴今開封府）河東、（治蒲今蒲縣）河北、（治魏今大名）隴右、（治鄯今西寧）山南東、（治襄今襄陽）山西、（治梁今漢中）劍南、（治益今成都）淮南、（治揚今江都）江南東、（治蘇今吳縣）江西、（治洪今南昌）黔中、（治黔今重慶）嶺南。（治廣今廣州）此唐治內之大略也。

明萬曆間人李卓吾箸藏書。爲廿一史翻案。內分忠誠大臣容人大臣等目。郭汾陽宜可入忠誠之例矣。而乃目之爲容人大臣。其書之顛倒是非。於此可見。

第二章　忠武之首功

郭子儀。字子儀。諡忠武。今陝西華縣人也。（唐爲華州鄭縣）身長七尺二寸。體貌秀傑。少時嘗犯法當斬。詩人李白（字太白。四川綿人也。詩與



（杜甫齊名世稱李杜）遊并州。見之。兩人素不相識也。以奇其貌。特爲之營救。因以免死。救子儀一。人無異救中國數萬萬人。書生巨眼。竟相賞於風塵之外。實忠武生平第一知己。後李白以黨於永王璘。璘叛。朝廷將誅白。時忠武已貴。聞之。請解官以贖白。得末減其罪。知己之恩。得便卽報。此實英雄之本色也。

忠武少以武舉異等起家。爲天德軍使。（今吳喇忒旗西北）兼九原太守。（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一百里）其時已過中年。而天下太平。八方無事。英雄無用武之地。故亦無所建白。爲天子守邊而已。天寶十四載。（玄宗在位之第四十三年自天寶二年後改年稱載）安祿山反於范陽。（今直隸涿縣）鼙鼓動地。忠武立功之機會至矣。唐自高祖開基。至此。承平日久。朝野皆習於安樂。不知兵爲何物。名城要塞。皆漫無設備。祿山振臂一呼。河北州縣。望風瓦解。不及四月。玄宗幸蜀。兩京不守。天下騷然。自古大一統之朝。覆亡之速。未有若此者也。（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明年二月帝幸蜀兩京相繼失陷）然當玄宗出亡蜀中之時。正忠武立功河北之日。苟帝能稍緩須臾。則豈不較易於收拾哉。此實彼時交通滯緩。有以致之。若在今世。則電信飛馳。早止

馬嵬之駕矣。（馬嵬今陝西興平縣西玄宗幸蜀至此六軍不發楊國忠爲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

安祿山之初叛也。黃河流域守土之官。無不開門迎降。起兵討賊者。惟平原太守顏眞卿。（平原今山東平原縣眞卿字清臣後死朱泚之亂諡文忠）常山太守顏杲卿耳。（常山今山西恆縣杲卿字昕常山陷杲卿死之）時忠武在九原太守任。朝命授爲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先是忠武與李光弼（光弼契丹酋長之子卒諡武穆）俱在安思順部下。充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子儀驟大用。光弼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乎。」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更薦之於朝。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後光弼於安史之亂。多立戰功。然非忠武。亦安能至此。

忠武使李光弼僕固懷恩破賊於振武。（唐軍名單于都督府治其地在今歸化城南）乘勝直抵東陘關。（今山西代州西南）既而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殉難。李光弼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克其七縣。惟九門、藁城。（藁城縣在今直隸九門故城在藁城西北二十五里）尙爲史思

明所據。光弼與思明相持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於忠武。忠武馳至。與光弼軍合。大敗史思明於九門城南。思明收合餘衆奔入趙郡。(今直隸縣)自安。祿山反。惟忠武此戰。能首挫其烽而以見唐之兵威猶



在也。其關係豈不大哉。

安祿山聞史思明大敗。更出精兵佐之。忠武集將佐謀曰。「彼恃加兵。必輕我。輕我心不固。戰必克之。」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狥。士殊死鬬。遂破之。斬首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跣足露髮。奔於博陵。（今直隸定縣）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將以迎王師。忠武威名振於天下。

批評

李白能識忠武於微時。其眼力已可驚矣。白仕於朝。頗見寵用。後見惡於高力士。摘白沉香亭詩中「可憐飛燕倚新妝」句。進讒於楊貴妃曰。「白以飛燕相比也。」飛燕漢成帝妃。實一時禍水也。貴妃恚。白以是浮沉不遇。此時子儀已貴。設白自矜其當年垂救之恩而依附之。亦豈無再起之日。而白顧不屑也。戰國策載唐睢說信陵君曰。「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李白有焉「人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子儀有焉。

安祿山。營州雜胡種也。小名軋犖山。及長。冒姓安。名祿山。解九蕃語。爲諸蕃互市牙郎。張九齡見之。語人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欲殺之。玄宗不從。李林甫復薦之。由是特加寵遇。甚至楊妃認爲養兒。出入禁中。等於親王。宰相楊國忠與之不洽。屢譖於上。言其必反。數以事激怒祿山。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天寶十四載。遂反於范陽。祿山一胡奴耳。玄宗至愛之。如骨肉。任之。如股肱。而終不能使之感恩圖報。狼子野心。復何責焉。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世之棄同種。而恃異種者。觀此。亦可鑒矣。

戰國時。趙惠文王以藺相如完璧歸趙之功。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即偶望見之。亦必引車避匿。舍人皆誚其怯。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因賓客至相如

門謝罪。卒爲刎頸之交。子儀與李光弼之事。亦頗似之。必如此而後具大臣之風格矣。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一語。豈惟大臣宜知此理。凡屬國民。亦宜知之。如近年英之愛爾蘭與政府不協。其勢洶洶。幾於決裂也。俄之工黨與虛無黨與政府不協。其勢洶洶。幾於決裂也。德之社會黨與政府不協。其勢洶洶。幾於決裂也。法之故王黨。與政府不協。其勢洶洶。幾於決裂也。匈奧兩國。合數十種之民族而統於一王之下。其在平時。亦不能悉泯猜疑。今各國戰事一起。昔之秣馬厲兵欲操同室之戈者。皆轉而爲同仇敵愾之人。萬衆一心。抵禦外侮。設彼乘國家之急而行其所欲爲。則豈不易於成功。而莫有爲之者。無非存一「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之念而已。如此方不愧爲國民。蓋國民者。固與國同休戚者也。

第三章

收復兩京

當玄宗之幸蜀也行至馬嵬父老請留上命太子解釋西行之意幷宣慰之父老曰「天子既不肯留某等願率子弟從太子東破賊取長安（謂西京也）若太子與天子同入蜀中



原。百姓誰爲之主。」太子不肯從。建寧王倓、（太子之子後以讒害死）與李輔國、（本名靜忠以宦者得幸肅宗代宗立惡其專權遣俠者杜滿殺之）執鞚（音控馬勒也）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太子不如收西北兩邊之兵。召李郭（謂李光弼郭子儀）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豈非孝之大者。何必爲兒女子之戀乎。」夫以唐室之盛。寇盜竊發。卽欲棄兩京而入偏僻之蜀。其失策亦已甚矣。而指陳得失。挽千鈞一髮之危機者。乃出於道傍之父老。朝中可謂無人。使無父老之諫。則中原無主。忠武雖有迴天之力。亦安所施其技。從此知英雄成事。亦有天焉。

當忠武大破史思明後。卽欲直搗范陽。以傾賊巢。乃哥舒翰（本突厥人潼關失陷降於祿山後爲祿山所殺唐猶追贈太尉諡武愍）之敗報忽至。先是哥舒翰守潼關。以大軍未集。不敢迎戰。而楊國忠假上命。日夜迫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爲賊將崔乾祐所敗。潼關遂陷。玄宗在宮。見平安火不至。（注見後批評中）知潼關不守。遂與楊國忠等倉卒出亡。幸忠武聞太子已在靈武（今甘肅靈州西北）卽位。（是爲肅宗）卽率步騎五萬。自河北來勤王。是時。肅宗初立。朝威。

未振忠武至興復之勢民有望焉

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今並陷於賊則眼前之事孰有急於收復兩京者哉招討節度使房琯者（琯字次律河南人）平時喜賓客好談論思立不世之功以自顯請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效古戰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肅宗知此重大之業非忠武莫可任者而忠武亦受命而不辭

忠武以爲欲復西京必先掃其四郊之賊壘而後可乃先取潼關復蒲州收陝



周時烽火

邑。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至德（肅宗年號）二載九月。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忠武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破釜沈舟志亦壯矣。回紇懷仁可汗（回紇舊唐書作迴紇今之庫倫是也可汗即君長之意天寶末封其王為懷仁可汗）



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會。忠武。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約爲。兄弟。廣平王俶（肅宗太子即代宗也時爲兵馬大元帥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共十五萬。發鳳翔。（今陝西縣）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在長安縣東神禾原上）北。灃水之東。忠武將中軍。李嗣業爲前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李歸仁以十萬兵陳於其北。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起。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陣乃稍定。回紇以騎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官軍入長安。老幼。百萬。夾道。歡呼。皆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軍士大休三日。

安慶緒（祿山之子至德二載殺父自立改元天和）聞西京既失。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張通儒、將之。步騎猶十五萬。與官軍遇於新店。（在陝州西）依山爲陣。聲威甚壯。忠武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而賊潛師於山中。大軍稍却。賊更分兵三千人。絕唐歸路。衆心大搖。忠武揮回紇令進。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來。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

賊大敗走安慶緒棄洛陽渡河保相州（今河南漢縣）忠武奉廣平王入東京陳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於灞水之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國家實由卿再造」忠武頓首感謝

批評

唐書及通鑑皆謂哥舒翰之敗由楊國忠忌之之故據安祿山事迹（唐華陰縣尉姚汝能纂）所記則翰亦不能無罪焉翰至潼關軍中之務不自躬親盡委之於田良邱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協全無鬬志及出師未陣而潰爲麾下人拔歸仁執降於祿山翰兵十五萬賊兵一萬以十五萬之衆更憑潼關之險乃敗於一萬之寇以致西京不守天子出奔幾使中國爲夷狄其罪大矣及見祿山俯伏乞哀稱肉眼不知聖人廉恥更安在哉

史記「周幽王爲烽燧有寇舉之」正義曰「晝日燃燧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櫓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當交通不便之世得

此已爲便利。周幽王。不愧。發明史上之一人物。矣自周以後歷代行之。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爲差。」通鑑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觀此。知唐人以舉火之多少示軍情之緩急。其法更精矣。玄宗時潼關失陷。見平安火不至。遂出奔。不云烽火而云平安火。當又是一種。惜不能考也。烽火之法近世久已不用。惟高麗猶奉行維謹。西人謂之高麗電報。至國亡而後已。

房琯與杜甫交好。故世皆重之。兵敗之後。李泌猶爲營救。得以不死。其實琯之庸妄。一死亦不爲寃。世謂人之賢否。至蓋棺而後論定。其實人之賢否。卽史上亦無定論。

忠武復兩京。其功大矣。而借兵回紇。實是失着。據唐書謂肅宗速欲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京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及城破。回紇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馬前曰。「今始得京師。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及取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更賂以羅錦萬匹。乃止。當肅宗初年。兩京雖陷。東南諸道。猶爲完善。靈武兵力雖弱。何不徵勤王之師。而乞援於回紇乎。忠武不能匡正。殊失大臣之體。兩京之民。既陷賊中。官軍克復。再受外人之刼掠。既苦我民。亦失國體。矣回紇自恃功高。其心終不饜足。代宗之初。竟合吐蕃入寇。唐人得不償失。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爲之廢書三歎也。

安祿山以天寶十五載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曰燕。改元曰聖武。以范陽爲東都。至德二年正月。爲其子慶緒所殺。僭竊三年。年五十五。

第四章

魚朝恩之阻扼

肅宗至德二載。兩京皆復。上皇返宮。（上皇謂玄宗也肅宗立尊為太上皇至是迎還西京）而安慶緒在鄴。猶據七郡。史思明在范陽。猶據十七郡。高秀巖在河東。亦擁兵數萬。唐之君臣。未能高枕無憂也。未幾。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唐人大喜。乃思明。反覆。降而復。叛。兩京殘破。守之非易。時事之艱。不減於靈武即位之初。而李輔國。魚朝恩（魚朝恩亦宦官領內兵權傾中外後繼殺之）相繼。用事。蔽賢。誤國。肅宗。不悟。任用。將相。遂不。能如。前之。專此。唐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乾元元年。（肅宗第三年）九月。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忠武與焉。朝廷以九節度勛位相等。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始此）方安慶緒之棄東都而北走也。手下步騎。離散略盡。疲卒纔一千。騎士三百而已。至滏陽縣界。時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屯卒一萬。軍馬三百。在滏陽。慶緒處必死之地。謂諸弟曰「一總是死。不如刀頭取決」領家童數百。設奇計。大破官軍。慶緒遂分八

道告捷。令諸軍依限屯集。諸賊逆心又固。受其招誘。旬日之中。會者數十萬。慶緒改相州爲安成府。九節度軍圍之。城中甚危。旦夕可下。慶緒窮蹙。求救於史思明。思明乃引兵來援。諸將皆欲襲思明。忠武欲引安陽河水灌城。謀議不協。遂列大陣於鄴



縣南十里。步騎六十萬。軍容甚壯。終以軍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士卒離心。思明之兵。蓄銳已久。兩軍激戰。未分勝負。天忽起狂風。吹沙拔木。天地盡晦。城下諸軍望見。迴軍以爲賊徒大至。一時盡潰。戰馬萬匹。甲仗十萬。遺棄殆盡。忠武行二三里。駐馬以待師與諸將。斷河陽橋以保東都。詔諸軍各還本鎭。以忠武爲東都留守。慨自祿山造反。天下震驚。今元惡已死。惟存餘孽。設以忠武爲大將。令八節度受其指揮。則何難一鼓蕩平哉。乃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位在九節度之上。使將士短氣。以至於敗。肅宗之昏庸甚矣。

魚朝恩夙忌子儀功高望重。恐不利於己。久思中傷之。從來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然君子之心。坦然廓然。未必有嚴防小人之心。而小人自覺其平日之行爲。皆不可。爲君子所知。因日夜圖之。而君子危矣。九節度軍潰於相州。非忠武之罪也。兵敗而斷河陽橋。東都不致再陷。是忠武不但無罪。且又有功。魚朝恩乃歸罪於忠武而譖之。遂奪其兵柄。召還京師。以李光弼代領其軍。



忠武受命。即日就道。士卒涕泣遮留。忠武紿之曰。「我往餞送欽使耳。非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五百騎赴東都。夜入其軍。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都。逐光弼。請復用忠武。命其士皆披甲上

馬以待。或謂用濟曰。「君以。兵。逐。李。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百口謂其家中數百人也）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忠武雖不見用。以國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吐蕃亦有南侵之勢。朝廷震恐。有言於上者曰。「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二年九月。以忠武爲諸道兵馬都管使。取范陽。詔下旬日。復爲魚朝恩所阻。

批評

史思明乃安祿山之宿將。慶緒僭位。懼思明不服。因寵異之。賜思明姓安氏。改名榮國。封嬀川王。然思明不爲所動。尋以河北降唐。唐封爲歸義王。任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令圖思明。上從其計。事洩。思明殺承恩。肅宗又慰諭之曰。「此非朝廷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思明遂反。自稱大聖燕王。大凡。

處置大事不可逆詐。思明果叛。設法防之可也。不能出此。至於暗殺。暗殺不成。反以慰諭。國家之威信安在哉。使忠武當國。必不有此失算之事。

唐人稱郭李爲元勳。其實李之功業。遠不如郭。卽以人品論亦出郭下。當朔方受代之際。使郭李易地而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略無芥蒂矣。二人優劣。可以此定之。

專制之主。長於深宮之中。養於婦寺（寺謂太監）之手。故不知世務。肅宗遣九節度合兵討安慶緒。以郭李皆元勳。不能相統屬。遂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令九節度皆在其下。夫九節度勳位相等。且不能李使郭。郭使李。以一宦官之賤而欲令其指揮九節度之尊。此非極不通世務之人。必不爲此。宜其敗矣。肅宗復不悟致敗之由。更信魚朝恩之言以去忠武。其昏愚亦不可及也。

史思明大勝官軍。不與慶緒相見。慶緒大懼。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報書言願約爲兄弟。慶緒大喜。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忽震怒曰。

「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今當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殺慶緒。幷及其黨。

史思明殺慶緒。立次子朝興爲太子。長子朝義爲懷王。使朝義與官軍戰。皆敗。思明大怒。欲斬之。朝義惶懼不自安。左右駱悅、蔡文景、勸朝義弒父而自立。悅等遂往。思明右臂中箭。問悅等曰。是何人作難。對曰懷王所命」思明曰。「我朝來語錯。合招此事。然汝廢我太早。何不待我收長安。終歸汝事。今雖廢我汝必不成。」因急呼朝義小名者三。曰「莫殺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殺父之名」悅等終殺之。朝義後亦爲其將李懷仙所殺。

合安史之事觀之。則知不義。之人。未有。能善。終者。天道。好還。可不。畏哉。

第五章

經營河東

肅宗雖猜疑忠武。而事勢危迫。終不能不屈己相從。使其生。當。敵國。外患。不。起。之。時。

以肅宗爲之主魚朝恩元載爲之同列則忠武之廢棄久矣時世造英雄豈不信哉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太原軍皆亂朝廷恐其合縱連賊甚以爲憂後輩帥臣威望不足者又不能彈壓乃起忠武爲河北諸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國副元帥進封汾陽王出鎮絳州（今山西平陽）公忠體國之大臣古之明君所禱祀以求之者也肅宗明知忠武有撥亂之才乃廢而不用至於萬不得已而後用之此誠可爲懷才不遇者一哭忠武即在投閑置散之中一聞朝命不記前嫌即日赴召其忠君愛國之心千載下如見也

忠武將赴鎮肅宗方臥病羣臣皆不能入見忠武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臥內謂忠武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忠武感激知遇爲之流涕君臣相契至於如此讀史者將謂忠武此行必能竟其功乃出師未久肅宗晏駕（天子崩曰晏駕）朝局一變閫外之寄（古之命將者曰閫以內寡人主之閫以外將軍主之以示命將之專也）又不能專矣

忠武一出京。京外之強藩悍將。聞其威名。莫不奉命維謹。無何。肅宗崩。代宗嗣位。程元振有寵。忌功臣宿將。忠武功尤高。忌之又甚於他將。日夜在新主前譖之。意欲罷其副元帥。改充肅宗山陵使。是欲使其去。攘夷平內之重任。而爲皇陵督工。長材短用。寧不令豪傑灰心耶。忠武知之。內不自安。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手詔。因自陳訴。其詞曰。

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蟬翼至薄鴻毛至輕借物以自喻也）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蕩。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肅宗即位之地）舉兵而南。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副陛下掃兩京之妖霧。（代宗爲太子時充兵馬大元帥子儀爲副合力收復兩京）陛下雄圖不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鉉。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誣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冕旒人主之冠指代宗也）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貳。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血濺征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艱阻。出

沒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先帝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

代宗爲太子時。與忠武少同患難。覽奏。下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程元振之譖。遂不果行。

批評

方史思明之據東京也。其兵甚銳。李光弼不敢與之爭鋒。或謂肅宗。思明之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亦信以爲然。上勅光弼進取。僕固懷恩附朝恩。亦言東京可取。蓋懷恩所部。恃功不法。忠武常優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怨之。故附會朝恩。及與光弼合兵攻洛陽。又故與之相左。光弼遂大敗。懷恩以私怨敗國家大事。罪固當誅。然唐如任用忠武。則安得有此。

唐自安史亂後。中央政府之威令。不能及於各道。於是各道節度使。皆不奉命。生殺自專。紀綱蕩然。肅宗末年。河東軍殺其節度使鄧景山。擅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絳州行營殺其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帥。及忠武出鎮。此風稍戢。

初唐承六朝之風。一切文字。無非駢儷。（駢儷亦稱駢體與四六文不同四六始於宋也）如忠武表文是也。至韓文公起。始興古文。謂復三代秦漢之體。故曰古文。其實六經之中。已見駢辭。晉唐之世。亦有散文。韓文未興以前。六朝人以直言爲文。（即近世所說之散文）加辭爲章。（即近世所說之駢文）阮元揅經室集。嘗論及之。學者觀之。可以自悟。

第六章

留守長安

時安慶緒史思明雖死。思明之子朝義。尙據洛陽。雍王率師進討。（雍王名适代宗太子卽德宗也）議以忠武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格之不行。俄而梁崇義據襄陽叛。僕固懷恩起

兵於汾州。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廣德元年（代宗年號）冬十月。吐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京師震駭。急令忠武出鎭河陽以禦之。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倉卒召募得二十騎而行。及至咸陽。吐蕃已過渭水。忠武請益兵。又爲程元振所阻。吐蕃遂入西京。代宗出奔陝州。六軍逃散。多往商州（今陝西商縣）暴掠。忠武謂其將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往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往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忠武諭。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忠武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

代宗在陝州。慮吐蕃出潼關。徵忠武詣行在。（天子所在之處曰行在）忠武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今陝西藍田縣）寇亦不敢東



段秀實

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朱泚反秀實以笏擊之遂遇難）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引兵趨京畿。與蒲陝華商之兵合勢進擊。吐蕃聞之大懼。京師百姓又恐之曰「郭汾陽王自商州將大兵至矣。」吐蕃不戰而退。西京乃復。忠武奉命爲西京留守。

自西蕃入寇。天子東走。天下皆歸過於程元振。太子尤深惡之。元振懼。見忠武復立功。上必聽從其言。乃勸天子毋還長安。而都洛陽。此忠武留守之命所由來也。長安。自唐初。作都以來。經累朝之經營。宮殿市廛。皆極一時之盛。其時天下之大勢不趨於江海而趨於陸。我國形勝。當海道未通以前。作都之地。莫有善於關中者也。忠武因上疏論之曰。

臣聞雍州之地。（秦地爲禹貢雍州之域）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崤函二山名）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他方所同。秦漢因之。卒

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或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惟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煬帝即位以洛陽爲東京自長安都此築芳華苑窮極侈麗以迄於亡）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故能剪滅羣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羯匈奴別種今山西遼州即其故居胡者北狄之通稱安祿山等唐人皆目之爲胡）搆亂。九服分崩。（九服猶言九方也）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指肅宗）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賊將田承嗣李懷仙殺史朝義來降）豈惟天心就順。抑亦地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衆。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又中官（即太監）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謂衙署皆已荒廢也）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

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況其土地狹隘。纔數百里東有成皋。西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

代宗覽奏。不覺垂泣。諭左右曰。「子儀用心。眞社稷臣也。可急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忠武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嗚呼。此言也。其猶有自知之明也夫。

批評

吐蕃入寇。諸將不來勤王。百姓不為固守。坐視中國之亡。此非時人之無愛國心也。實憤帝之用程元振耳。太常博士柳沆一疏。可作國民之代表。其辭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

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既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兵符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其言甚壯。代宗猶以程元振有保護之功。僅削官爵放歸田里而已。由此觀之。專制之朝。是非不明。至此而國不亡者。倖也。

我國文明。至唐而極盛矣。其菁華皆聚於西京。今覽唐人說部所載。可知其概也。玄宗而後。寇盜屢作。已多殘毀。加以黃巢之焚掠。五季之紛紜。而唐人遺跡盡矣。後世雖欲見先民之規範。以資模仿而不可得。可勝嘆息。近有英人史泰音者。遊歷新疆。於沈沙中得唐人殘破之物。有木器陶器繡品等物。歐人見之驚為至寶。我國併此殘物。亦不得也。

肅代之時。版圖日蹙。迴非開元以前比矣。雲南為南詔所有。而吐蕃乘間蠶食鳳翔以西。鄜州以北。悉被其患。山南劍南諸邊州。亦往往沒於吐蕃。忠武奉命

馳驅亦僅能拒之而已不能復其故疆也代宗不能勵精圖治。惟思遷都以避其鋒不知我能往寇亦能往卽使遷都亦不過偷安旦夕安見其能長治久安哉。

第七章

單騎退敵

自古未有小人在於君側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代宗雖因柳沆之言。不用程元振。然元振仍衣婦人服。伏處宮中。忠武憂讒畏譏意不自安常欲棄官歸隱繼范蠡之蹤（范蠡相越滅吳功成之後扁舟泛五湖莫知所終）追留侯之迹（張良封留侯晚歲棄官而歸自云從仙人赤松子遊）又以大臣當與國同休戚當此時事方艱之日夫豈人臣獨善之時徘徊未發。而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之警告又至。

僕固懷恩昔助唐收復兩京。有大功。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後魚朝恩與之不和。懷恩積不能平。遂反。時邠州（今陝西縣）別駕李抱眞（字太元）自邠州還京。上召見問計。抱眞

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以忠武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忠武謂此不足憂。懷恩雖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嘗及之。今聞臣至。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忠武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忠武曰。「敵軍深入。利於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寇去。忠武自涇陽（今陝西縣）入朝。賜與鐵券。隨命出鎮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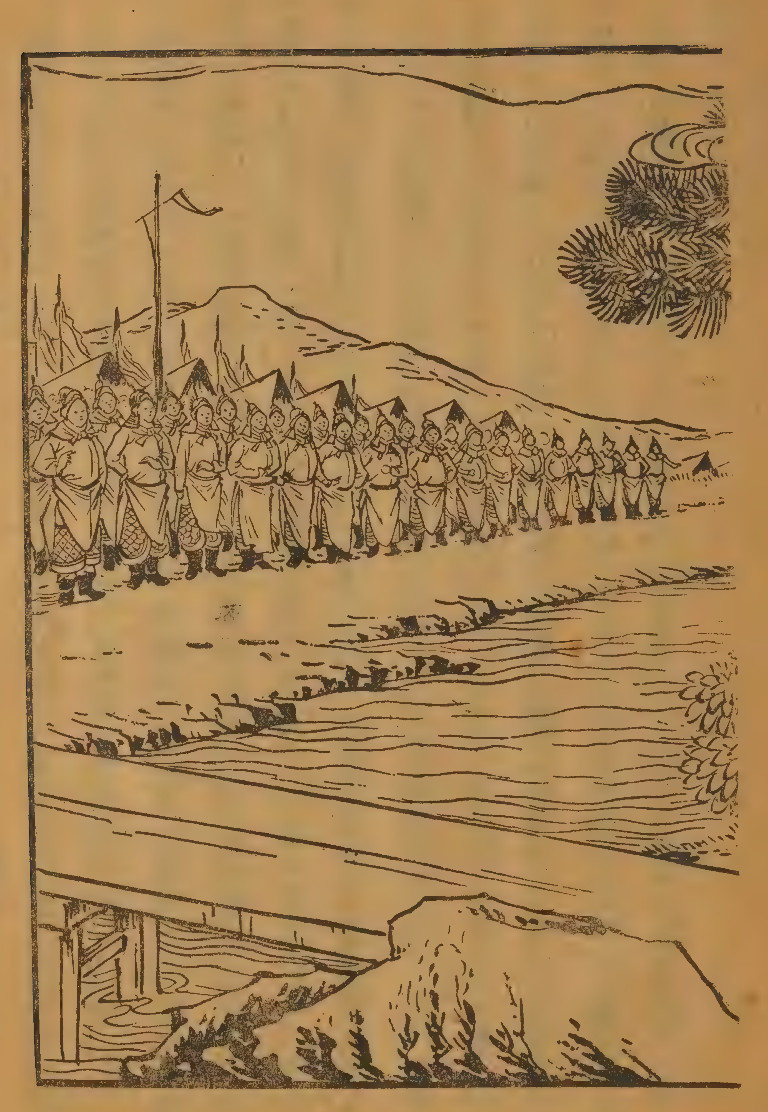
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黨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剌（剌盧達及吐谷渾別種）自北道趨盩厔。（盩厔音舟質今縣屬陝西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忠武奏寇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輕視。請使諸軍節度。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未幾。懷

恩得暴疾死。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音箴鐵勒部人驍勇善戰諡忠武）帥驍騎二百衝之。吐蕃披靡。瑊夾其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會大雨旬日。寇不能進。大掠而去。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忠武命嚴備而不出戰。時二寇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忠武聞之大喜。乃遣牙將李光瓚說回紇。約與共擊吐蕃。回紇聞忠武尚在不信。謂光瓚曰。「令公（時子儀官尚書令故稱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唐天子已棄四海。令公亦捐館（捐館謂人亡也）中國無主。故從之來也。令公果在。可得見乎。」光瓚回報忠武。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相契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平也。」諸將請選精騎五百爲衛。忠武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公之第三子）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寇餌。」忠武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

矢。立於陣前。忠武免冑。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忠武面藥葛羅而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懷恩反其母提刀逐曰吾爲國家殺此賊）於汝何有（言懷恩君親且不顧與回紇有何恩意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子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請爲公盡力以謝過」忠武即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先執酒爲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藥葛羅亦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忠武因說之轉攻吐蕃回紇遣其首領入朝而率全軍進攻吐蕃大破其衆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所獲牛羊駝馬三百里而不絕當寇警之迭至也代宗方與百官講佛經於西明寺設無子儀則蹈梁元帝之覆轍必矣回紇軍中見一大人而還此實千古未有之佳話非忠武其孰當之。

批評

朝政清明。則能化敵爲友。否則化友爲敵。僕固懷恩、回紇、吐蕃。昔皆助唐平安史之亂。曾不數年。卽率兵入寇矣。可知隣國之向背何常。惟視內政之治否爲準。今之交隣。尤注重此點。蓋一國之土地至富也。擁此至富之土地。而國民無愛國之心。內亂大作。貧弱日見。此猶委金於地。行路之人。誰不生心。此爭彼奪。更足引起列國之大亂。於是列國指此不治之國。爲擾亂世界和平之公敵。而不得不瓜分之。如波蘭之見分於俄德奧三國是矣。或屈伏於一國勢力之下。而種族淪亡。如高麗之見滅於日本是矣。嗚呼。前車不遠。邦人君子。尙深念之。

吐蕃回紇。率數十萬人入寇中原。唐人萬不能敵。設戰而竟敗。則事不可爲矣。子儀必不得已。乃爲此冒險徼倖之事。其所恃者。爲夙與回紇有恩之一段因緣而已。觀其對子之言。雖似計出萬全。實已置性命於度外。可知平時內力不充者。一遇患難。則雖有大人物。亦莫可挽救。猶之病亟之人。雖有神醫。亦不能

起死回生也。

或問當今之世。敵國來伐。至不能抵抗之時。老臣宿將。有如子儀之單騎赴敵者。不亦可乎。則應之曰。微論今之中國。無威望著於中外之大臣如子儀者。卽有之。寇亦不能不戰而退也。前代之戰和。皆憑一人之威福。忽起忽滅。專斷在心。故子儀說動其大將。立能化干戈爲玉帛。幷能使之背吐蕃之盟而反擊之。今日各國之戰。國民欲戰也。和國民欲和也。豈能憑一人爲進退哉。戰國策所載蘇秦張儀諸策士。一言能令諸侯怒。一言能令諸侯喜。顚倒是非。玩弄萬乘之君如嬰兒。使蘇秦張儀居今之世。恐亦未能若此之易售也。

唐時人臣有大功。則賜以鐵券。券上刻文。許其犯死罪九次或三次。皆不論抵。卽免死牌也。唐初鐵券。今不可見。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唐鐵券半缺。形如小木甑。上有四竅。可以穿條。凸面鐫字。陷金以煥之。中分其器爲二。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唐末昭宗乾寧四年。賜與錢武肅王之鐵券。至今猶藏天台錢

氏金石契云。其形如瓦。方廣約一尺五寸。鎔鐵而成。鏤金爲字。未知代宗所賜者。與此同焉否也。錢氏鐵劵。凡二十六行。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二字。字畫全者一百四十七。至今千有餘年矣。是誠歷史上之古物也。

第八章

忠武之晚年

唐至肅代之時。強藩專權。閻閻凋敝。故西蕃之寇屢作。一有警。至長安卽不能安居。大局如此。雖有忠武。亦難挽救。使其生當國家全盛之時。何難率偏師以擊匈奴。領從者而開西域。如漢之衞青霍去病張騫班超之所爲也。以此知有國者當及國家無事之時。而公保其國家之昌盛。則猶可及也。如至危亡卽在目前。而始憬然發愛國之心。思恢復其昔日之榮名。是已不可爲矣。忠武雖以權變說退回紇。擊敗吐蕃。知此終非長治久安之計。還朝之後。代宗召見延英殿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之涕零。嗚呼。老臣憂國。天步方艱。其心如見也。

忠武念制敵非練兵不可。然連年荒亂。民不聊生。籌餉又不易也。在河中。日自耕百畝。爲將士先。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忠武年益高。功愈崇。雖強藩悍將。無不畏之如神。走卒小夫。無不敬之如父。田承嗣者。史思明之降將也。據魏州。傲很無禮。爲諸節度最。忠武



嘗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忠武封幣過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衞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

德宗建中二年。忠武年八十五矣、夏病甚。六月十四日。遽薨於位。人誰不死。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泰山者。如公之死。非所謂重於泰山者耶。有八子七壻。皆爲朝廷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參佐官吏六十餘人。位至將相者不可勝數。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唐時千錢曰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長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公之幸福。求之史上。不見有第二人。其死也可無遺憾矣。所惜朝有佞臣。野多敵國。雖馳驅一世。而臨命之際。猶不免賚志沒地。長懷無已之慨焉。從知專制之國。雖得人亦不能治。而人之立於其朝者。亦惟自盡其鞠躬盡瘁之心。而置成敗利鈍於不顧也。

史臣裴洎（音忌）曰「汾陽事上忠誠。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前後遭逢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方臨敵陣。詔命徵之。未嘗不卽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忠武一生。此爲定論矣。

忠武長子名曜。性孝友謙謹。嘗代忠武治家。少長千人。皆得其所。諸弟急飾池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樸自處。貴介子弟。能自克如此。未易得也。忠武薨。楊炎盧杞相次用事。勳臣之後。尤爲所忌。而郭氏不爲所害。皆曜之力也。

晞忠武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累建奇功。曖忠武第六子。尙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孫鈞。曾孫承嘏。亦皆有名。子孫世貴。與唐社稷相終始。可謂自古未有之盛事。此可以驗君子之澤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批評

薛嵩、田承嗣令狐重本史思明之降將也。唐以薛爲潞州節度使。田爲魏博節度使。令狐爲滑臺節度使。三鎭結爲婚姻。不奉中央之命。唐之河北。於是失矣。唐人楊巨源。記薛嵩帳下有紅線女者。殊可異焉。田承嗣將伐薛嵩而奪其地。嵩甚憂之。紅線夜往田承嗣帳中。盜其枕旁所置之金合而歸。衞兵森嚴。皆無知者。翌日薛嵩乃發使入魏。還其金合。而爲之辭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承嗣以失合故。正在搜捕。得書大驚。侵薛之謀。於是止焉。相傳紅線女可行至極速。洞房密闥。亦能伺隙而入。蓋劍俠也。唐人所記劍俠極多。雖不無傅會處。或古人確有此技。後世失傳。亦未可知。

專制之朝。積威所至。雖一衣一節之微。亦能使人臣凜於天澤之嚴。而自然屈服。若忠武不過一朝廷大臣。而田承嗣李靈曜跋扈之將。雖朝廷之威令亦不遵行者。獨於忠武則嚴憚之。蓋爲忠武之電氣所感服矣。忠誠之氣。卽彼至強

之電氣也

忠武一生櫛風沐雨躬冒矢石之時爲多加以憂讒畏譏朝夕不歡宜以此損其壽矣乃克享期頤爲古來名臣大將所未有緣其存心寬厚湛然如水淵然如天元氣不動而精神亦不竭也忠武從未談養生術而善談者亦不及焉

第九章　遺事

論史者嘗謂英雄不拘小節釋之者曰英雄之智勇多出於天賦不如學者積數十年之修養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行非禮勿視防檢甚嚴雖小德亦不踰也自有此語於是酒色貪橫轉爲英雄之本色而古今無完人矣

忠武一生之功業既如上述讀者當無不許之爲英雄矣及觀其平居克己自治之嚴無異學士從此知酒色貪橫不拘小節者萬不得謂之英雄也自有英雄不拘小節之語彼綠林之盜亦得自託於英雄而人欲縱恣爲世之大害矣故輯忠武之私

德以著於篇。

忠武之子曖。尙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忠武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語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忠武歸。杖曖數十。

邊塞事急。則遣忠武出征。立功卽還朝。率以爲常。大曆四年。自邠州還。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告忠武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忠武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忠武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忠武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忠武在朔方。嘗奏除州縣官一人。朝廷不報。僚佐以爲言。忠武曰。「兵興以來。方鎭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某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止之。是

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也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忠武不悅張曇有吳曜者又從而譏之因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忠武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忠武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代宗將葬禁屠宰忠武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忠武聞而謝焉。

盜發忠武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忠武心知其故及自涇陽還朝議者慮其搆變公卿皆以爲憂及忠武入見帝言及之忠武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忠武使其子晞將兵救邠州。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噪。盡甲孝

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音辟與躄同足不能行也）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謂子儀也）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兵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明日。復至孝德所謝。此雖晞之勇於改過。亦忠武以身作則。有以感之也。

批評

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言懸格之不可不嚴也。古人豈無短處。然吾人萬勿僅記其短處。以爲酒色貪橫。卽古人亦所不免。我輩不必自苦也。雖小疵不能掩大醇。而白璧微瑕。終滅聲價。少年人切勿自寬。學古人當學其是處。毋學其不是處。

曖與公主爭詈云云。誠一戲公子口角耳。代宗一笑遣之。尚有君人之度。縛子

待罪。此舉自萬不可少。

忠武之世同朝共列者如魚朝恩、程元振、元載。皆誤國之臣也。或謂忠武何不力爭於上前。逐而去之。朝廷方倚公爲長城。宜必聽從其言。然肅代諸帝卽能因公之言而去三凶。以肅代之暗弱。去一魚朝恩程元振元載。安知不更來一魚朝恩程元振元載。公握兵在外。易涉嫌疑。小人在君側。譖之已之。一身縱不足惜。其如大局何哉。公所以委曲交懽於羣小之間。而不敢搏擊之。其用心亦良苦矣。

忠武誤聽吳曜之言而殺張曇。事後知之。卽時改正。其勇於改過如此。誰謂英雄與聖賢有二途哉。

發忠武父之墓者。實爲魚朝恩。唐書本傳載之。朝恩因忌郭氏之盛。故爲此以壓勝之。然既發之後。郭氏亦無恙也。小人枉自爲小人。朝恩倘有天良。亦當自愧。而風水之不足信。亦可恍然明之。思宗以流寇猖狂。計無所出。默使邊大綬

掘闖賊祖父之墓。（墓在陝西米脂縣）邊氏著虎口餘生記。詳載其事。其後闖賊雖敗。而明亦未嘗存也。闖之行爲本無不敗之理。與掘墓事亦無涉也。

少年叢書郭子儀終

Books for Youth

KUO TZÛ I

By

Y. S. SUN

1st ed., March, 1915 10th ed., Oct., 1926

Price: $0.1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十版

(少年叢書)郭子儀一冊 回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無錫孫毓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二九四〇丁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少年史地叢書

本叢書或用遊記體或用筆記體敘述各地的歷史地理風俗人情及物產風景等極饒興趣今將已出版者備列於下以供採擇

書名	冊數	定價
人類的故事	上下冊	上七角五分 下九角
世界著名探險家	上冊	四角
蘇維埃俄羅斯	一冊	三角五分
俄羅斯一瞥	一冊	三角
埃及小史	一冊	三角
羅馬社會史	一冊	三角五分
羅馬小史	一冊	三角
德國革命史	一冊	三角五分
德意志一瞥	一冊	三角五分
希臘小史	一冊	三角
希臘一瞥	一冊	三角
英國一瞥	一冊	四角
意大利一瞥	一冊	三角
瑞士一瞥	一冊	三角
瑞典一瞥	一冊	三角
澳洲一瞥	一冊	三角
南美洲一瞥	一冊	三角
高麗一瞥	一冊	二角
緬甸一瞥	一冊	三角
南非洲一瞥	一冊	三角
東三省一瞥	一冊	二角五分
法蘭西小史	一冊	三角
日本小史	一冊	三角

元1781(四) 18—12—14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冊定價一角

林萬里孫毓修等編。記事簡明。議論正大。閱之足以增長見識。堅定志氣。凡家有少年。而欲望其將來成偉大之人物者。不可不備此等書籍。使其課餘閱看。書目列下。

信陵君　張良　班超
諸葛亮　郭子儀　岳飛
文天祥　王陽明　哥倫布
畢斯麥　納爾遜　華盛頓
大彼得　加里波的　司馬光
富蘭克林　格蘭斯頓　蘇秦
陶淵明　朱子　林肯
德謨士　克林威爾　馬援
蘇格拉底　蘇軾　達爾文
玄奘　拿破崙

元又(598)

Dear Carl

This is the story of Rootabaga of John Chinaman. We hope you will enjoy reading it. The Chinese theatre is still going strong here you must come and listen to the

mandarine music. –

Merry Christmas to all of you

Leon + Dorothea